



谢冰莹

作品选

谢冰莹作品选

责任编辑：张永如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路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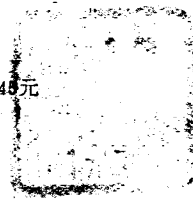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488,000 印张：23.625 印数：1——9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55 定价：(平装)3.15元 (简装)3.45元



DE 34/12

目 录

第 一 辑

从军日记.....	(1)
从军日记三节.....	(5)
寄自嘉鱼.....	(11)
说不尽的话留待下次再写.....	(16)
从峰口至新堤.....	(20)
重上征途.....	(27)
战地中秋.....	(31)
战士的血染红了我们的手.....	(34)
恐怖的一日.....	(37)
到上海去.....	(41)
苏州的警报.....	(44)
浏河的弹痕.....	(48)
再渡浏河.....	(51)

三渡浏河.....	(53)
大场之夜.....	(56)
撤退.....	(61)
散兵.....	(64)
掳船.....	(67)
酒与炸弹.....	(70)
寄包裹的士兵.....	(72)
往哪里逃.....	(75)
战地情书.....	(78)
地狱中的天堂.....	(84)
苏州城的火焰.....	(89)
踏进了伟大的战场——台儿庄.....	(92)
曹县给我的印象.....	(103)
战士的手.....	(117)
正阳关的难童.....	(121)
汉奸的儿子.....	(125)
板壁上的标语.....	(130)
铁窗外的阳光.....	(135)
受刑.....	(140)
死的威吓.....	(148)
敲诈.....	(153)
特别卫士.....	(158)

第 二 辑

从军时代.....	(163)
当兵去	
乡巴佬追火车	
入伍	
“打破恋爱梦”	
血的五月	
出发	
夜间行军	
解散的前夜	
家庭监狱.....	(192)
被母亲关起来了	
朝南岳	
惨痛的恶耗	
秘密会议	
第一次逃奔	
第二次逃奔	
第三次逃奔	
第四次逃奔	
漂 流.....	(256)
小学教员	
恐怖之夜	
奇遇	
穷困的大学生生活.....	(287)

开始和穷困作斗争

破棉袄

饥饿

解散之后

偷饭吃

第 三 辑

爱晚亭.....	(307)
不自由，毋宁死！	(310)
望断天涯儿不归.....	(314)
海上孤鸿.....	(321)
女苦力.....	(328)
挑煤炭的小姑娘.....	(332)
秋天的落叶.....	(335)
秋之晨.....	(337)
海滨之夜.....	(340)
黄昏.....	(344)
大椿桥的夏夜.....	(347)
湖南的风.....	(350)
李妈.....	(357)
樱之家.....	(364)
雨.....	(367)
丫头主席.....	(372)

再会吧，成都·····	(376)
失望中的希望·····	(378)
旧地重游·····	(382)
生日·····	(385)
怪医生·····	(390)
鸡蛋的故事·····	(397)
汪精卫与大便·····	(402)
表·····	(408)
我的战时生活·····	(414)

独秀峰

——桂林游记之一·····	(42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龙隐岩

——桂林游记之五·····	(43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乳花洞·····	(441)
----------	-------

华山游记·····	(444)
-----------	-------

珞珈之游·····	(460)
-----------	-------

济南散记·····	(464)
-----------	-------

从火山归来·····	(470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纪念鲁迅先生·····	(483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悼庐隐·····	(485)
----------	-------

我认识的亚子先生·····	(49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自清先生二三事·····	(495)
怀念几位日本友人·····	(498)

第 四 辑

抛弃·····	(505)
给 S 妹的信·····	(553)
新婚之夜·····	(570)
毛知事从军·····	(580)
晚间的来客·····	(597)
梅子姑娘·····	(617)
三个女性·····	(639)
“银座”之夜·····	(665)
夜半的哭声·····	(676)
姊姊·····	(690)

附 录

关于《麓山集》的话·····	(708)
《从军日记》与《女兵自传》·····	(717)
《在日本狱中》·····	(731)
焚稿记·····	(738)
编后小记·····	(742)

从 军 日 记

我真高兴，无论跑到什么地方，看见的都是为主义为民众战斗的革命军，都是含笑欢迎我们的老百姓。我们的车停了，随便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有许多百姓围拢来安慰我们：“你们辛苦了，你们真是很辛苦，你们坐下歇歇，吃吃茶吧。”他们的诚恳，他们的殷勤，真是形容不出，他们见了我们的快乐，是从心坎深处发出来的，我们一定难于想象他们那种眉开眼笑的样儿，也许有人知道吧。

一点多钟的时候，我们的车停在土地堂了。我们奉师长的命令，在宣传队里派二十人去当看护，这些看护是要选从前预备出发河南救护的同志，于是我当选了。听说昨天我方的战士本来有许多可以不死的，因为没有人救护，打伤了的和打死了的通通丢在路旁，任他们怎样痛哭，怎样哀号，没有人理会他们，因此误死的很多。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难过得很，所以今天派我们去救护，我们是很愿意的。除了从前的救护队外还有二十余人愿意参加，因为只需要二十人，所以她们都落第了。

在铁道旁边的草地上我看见了三个受伤最厉害的战士，

其中有位左腿和腹部受伤的同志，满身血淋淋地，而且除了上身一件小领褂外，都是赤裸裸地浸在鲜红的血液里。他的呻吟，他的“哎哟”声，无论谁听了，无论是个什么铁石心肠的人看了，也会伤心，也会流泪，更会鼓起自己的勇气，踏着死者的血迹，继续伤者未完的工作，努力去与敌人奋斗！我这时真要挺身上前线了！真要赴流血牺牲的战场去了！然而为了要救护他们受伤者，我只得暂时藏起我的热情，很细心的去作间接杀敌的工作，——因为救一同志，即杀一敌人。

土地堂全体的百姓都跑完了，屋子里都是空洞洞地没有一点东西。我跑去找一位五岁的小朋友，进门时除了一个守门者外，看不见一个人，我问那人道：“这家的主人哪里去了？”

“通通都走了，你家！”

“为什么我们革命军来了，他还不回来？”

“他哪里知道呢？他跑到离这里六十多里的乡村里去了。”

在这条街上驻着的都是第二军第六师的军队，我们救护队就住在我的小朋友陈文宪家里。我们跑到一位姓董的家里和几个老百姓讲话。他们都是听说革命军到了才回来的。我们同他们随便讲话，妇女们很了解我们的军队是革命军，是帮助他们打敌人——军阀——的革命军，尤其是两位男家，很明了主义，原来他们都是加入了农协的。董海云的哥哥是农协会的常务委员，他的妻子有位S城的土匪想强奸她，她两手紧抱着她的儿子，那万恶的土匪就把小孩撕做两块，好伤心呵！好残忍呵！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的人，一定会切齿

痛恨军阀的横蛮，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替无辜遭惨死的小孩滴几点伤心泪；尤其说给做母亲的听了，她一定会特别感到伤心，会特别多滴些伤心泪，同时她也会特别感到“打倒军阀”的必要。董海云说他的哥哥时常介绍书——革命的书——给他看，所以他对于主义很明了。他知道自己贫穷，不是“天赋之命”，而是军阀、土豪劣绅、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剥削使然，他连祖宗的神位都丢了。他说了一句很令我惊奇的话，因为我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为普通人说不出的话。他说：“我这里是个祠堂，但现在我们要消灭家族观念，所以改为十区三分部的会址了。”他又说这次是S军捣毁了农协的，因为有几个土豪劣绅在勾结他们，唆使他们行凶。我当时和王继宗同志要求他说出那些王八蛋的土豪劣绅的狗名来，他不敢说。后来经我们解释我们是来做农运工作的，是来惩办土豪劣绅的，这时他才说出一个名字。后来我们要求到极迫切的时候，他才带着继宗到他那又小又黑的房里去，他告诉了好几个土豪劣绅的名字，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发表，因为这个与董同志有关系的，而且这时那些军阀的走狗们已走了，不然，我们把他活捉过来弄死就没有事了。

董同志的哥哥已逃走了，此刻还没有回。他说明天一定去找。他有一个要求，对于农协要求发枪，因为有了武器可以“杀敌救己”。他说这次假若农协有枪，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。这一点我们当然承认他是有价值有必要的要求。“工人武装”，“农民武装”，“学生武装”，这几个武装问题，的确要马上解决的。

四点钟了，我的肚子还是凹得象“什么”一般，早晨虽在

肚子痛的时候吃了几口饭，然而此时肚子好了，饭也想吃了，但是哪里有充饥的食品卖呢，连药店里的红枣都没有了。唉！可怜的老百姓，该死的恶军阀！

从军日记三节

糟糕！真是糟糕！我带来的毯子、饭盒、水瓶、包袱通通不见了！这些东西除了包袱以外倒不十分要紧。因为水壶掉了，我可以到同学那里吃点茶，或者花费两个铜板买一碗也好。掉了饭盒，我可以想法去借碗，但是这个只能通融于驻扎时，假如开动时到哪里借呢？那就只有用两手代替了。毯子掉了，我晚上可以睡在地板上也不需要什么盖，只可惜包袱掉了害得我真滴了几点不应当滴的泪。

包袱内的东西都是重要的：袜子、鞋子、衣裤、手巾，其实这还不大重要，还有更重要的，原来我四天的日记掉了！唉！那些日记是我坐在地上按着膝头写的，有许多悲惨的、雄壮的、快乐的战争故事在里面，然而失掉了！一篇也不能找到了！唉！天呀！有什么办法呢？有人要我再补写，但这怎么能够呢？我只好牺牲罢了，做一个革命牺牲罢了。唉！

我时时记起我四天来的生活录，失掉了它比失掉我的朋友还伤心，因为在我这次行军的生活录中，永远找不到我整个的行军生活了！然而，事已至此，奈之何哉！

咸宁满街都是我们的青天白日旗帜飘扬，今天我校的宣传队慰劳队通通到了，街上增加了这一大批女兵，更增一番热闹。那些前几天踪影全无的“女家”们，今天通通出来了，她们都大胆地在店里作生意，在门口看女兵了。我交了八个小朋友，他们是革命的“预备队”，然而以他们现在的勇敢精神来看，确是革命的“少年先锋”。为什么我这样吹牛皮呢？这是有事实证明的。

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张青云，她的家里仅有父母及小妹妹四人。她是大脚、剪了发的女学生，这次S的军队反动，她被一位恶妈妈冤告为妇女协会干事，于是她被捕去了。当时母亲和小妹妹哭个不了（因为父亲是作农运工作的，那时恰好外出了），她很勇敢地说：“母亲！不要哭吧！即使枪毙我，我也要呼几个口号才死的。”于是那些狗王八蛋的强盗们说：“是的，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，不怕死，不流泪，只流血。”她很勇敢地答应说：“是呀！死有什么可怕呢？”她很快乐的进县公署的牢狱去了。同禁闭的有五个，三天之后枪毙了四个，仅她一个人留下了。本来她也有同样命运——死的命运——的，因为县长证明她是个小孩，一点事都不懂的小孩，所以她得以生还。这是她亲自告诉我的。其实这件事在这街上住的人谁不知道呢？她的勇敢是何等令人钦佩，她的天真活泼，更令我爱她，她时常约三五成群的小孩来看我，有时我把武汉各界送来的慰劳品给她们吃，于是她们就和我更亲熟了。你们不要笑小孩子好吃，就是我从前第一次到伏园老先生那里，他仅买一包黑瓜子给我吃，我便没精打采地回去了；第二次他买了许多糖给我吃，于是我就眉开眼笑，晚上做梦还在

吃芝麻糕呢。哈哈！

不好了！我们的医官骂起我来了！他说我不该专和小朋友讲交际，和小朋友的情感不要太浓厚了，因为浓厚一定要妨碍工作的。可怜呵，这道命令一下就等于宣布我的“死刑”了！从此我为了要服从纪律，要努力替受伤的同志们医手医脚，于是只得和她们隔开了，其实每天至少也能会面二次，不过所谈的话不多而已！

二十四早六时

我这两天来，时常跑到政治部和妇女协会去，医官责备我说：“我看你的志愿是在做政治工作，救护是勉强的。如果这样，你就报告长官把你调到政治部去好了。”我心里虽万分想去，但是为了怕别人说我有始无终，怕别人说我要借做政治工作而出风头，所以我不敢改变我的“职业”，真的我没有勇气去改。好了！好运来了！原来张靖陶等同志们说我最初与咸宁的妇女接头，而且妇协的情形我也明了很多，所以要调我去组织妇协，这时我真快活了！因为妇协的会长钱远洁同志，和我很要好，一见如故。她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，可是对于工作很努力。她极诚恳地要求我们帮助她赶快把妇协组织好了，就可进行一切工作。所以如果我来政治部她是极快乐的，虽然我知道救护的工作重要，但是我想政治部总会找负责的人来担任吧。

天晚了！黑幕垂下来了，主任调我到政治部去的命令还没有下，可是我们忽得到九点钟出发的消息了！我很高兴，我喜得跳起来了！因为倒霉的咸宁县里我真不愿久停，我希

望九点钟赶快来，可是苦了我几个小朋友和妇协的两三位同志。她们跑来跑去，送的送行，说的说话，她们都恋着我，不愿我离开此地。有位十一岁的小孩陈群英，她硬拉我到她家里去，原来她母亲要送一大包干鱼给我。我接了这包干鱼回来，我沉默着想起我的母亲来了！唉！亲爱的慈母，哪有工夫在这戎马匆忙之际，想着你恋着你呢？

我今天写好了一篇敬告咸宁妇女的宣言，还做了一个调查妇协的报告。在咸宁这个偏僻的地方我想不到也有二千余人的妇协组织，而且全县十六都，现在已组织了十四都，只有二都因反动势力太大不能即刻进行，这是很不幸的事。

咸宁的妇女凡是入了妇协的，有四分之三剪去头发，只可惜因宣传的功夫太少，她们不愿意参加群众运动，尤其不愿意游行呼口号。钱同志告诉我假如是什么国耻游行，有少数人呼口号大多数就哈哈大笑。唉！口号的重要她们哪里知道呢？

咸宁妇协真太可怜了，自去年腊月成立到今，只有三十多元的经费，负责仅有钱君一人，自成立以来没有出过半个字的刊物，这次房屋又被S军捣毁，修理又要一笔大款，罪该万死的S贼真是民众的莫大敌人！

命令又下了，今晚不出发，又小又窄又脏又臭的草铺还有缘和我再“相恋”一晚。哈哈！真是我的幸福！

二十四晚灯下于咸宁

九点半钟的时候我们就向汀泗桥开拔了！这次搭的是二等车，有座位，并且我还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坐下。我为了爱

绿的树，红的花，青青的草，葱翠的山，所以我总是站起来把头伸出去。经过树的地方，我只要手能伸到什么地步，就伸出去折树枝。好快活呀！摘的树叶飞进车内来了。凉风拂拂地吹，火车如风驰电掣般地飞跑。我唱歌，我欢呼，这时真是我自从坐火车以来第一次得到的快乐！

我这样伏在窗口上蒙眬地睡觉了，忽然在咸宁铁道旁看见的那七个死尸的印象印入我的脑海中来了。我快乐，我又悲哀！死了的六个土豪劣绅我倒一点都不可怜他们，虽然他们是被我们同学用五六次枪打死的。因为他们不知害死了多少劳苦民众。只可惜的，冤枉打死了一个教导营的学生，他是这次打汀泗桥时被敌人捉去缴了枪械，他又跑回来报告的。谁知营长说他临阵退却，一定要枪毙，可怜他一直到了“杀场”，才知道他今天要见阎王了。他哭得很伤心，同学们没有一个愿意开枪的。他们都望着这天真年幼的孩子发呆，后来他们都要求营长，审查他的确实情况后再枪决，可是“命令如山”，哪里容得你讲情，终于枪决了！唉！

汀泗桥过了，此刻又到了蒲圻。这里就大不与咸宁相同了。下车后民众就大放鞭炮欢迎我们，一路来满街人山人海都来看热闹。“各安其业”，这正可以对包括蒲圻的民众来说。

我们住的这家女主人剪了发的有三个，她们告诉我，S的军队说：“剪了头发的就是反革命，所以我要枪毙你们。”

这里的工会、商民协会、县党部、妇女协会等，通通被捣毁了，今晚我和妇协一位常务委员黄淑英同志谈了二十余分钟话，此间的妇协比较咸宁要好。我以后凡关于妇协一切调查预备另作报告，通通不在此说了。